

功名成敗看胸襟



伍子胥原本楚人，世代為楚高官。因受小人構陷，其父兄為楚平王所殺。伍子胥先逃亡至鄭，後又投靠於吳。見吳國公子光素有大志，便獻計助他奪得王位，即吳王闔閭。

此後，伍子胥與大軍事家孫武共同輔佐吳王西破強楚，南服越人，北鎮晉國，而使吳國稱霸一時，伍子胥也由此博得著名軍事家、謀略家的美名，在民間享有盛譽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吳國老臣，於國有功的大軍事家大謀略家，最後竟落得被吳王夫差賜劍自殺的境地，一生功名毀於一旦。司馬遷認為他「棄小義，雪大恥，名垂於後世」。其實不然！所謂性格即命運，伍子胥正是因為其胸襟狹隘，多疑殘暴，重小利而失大義，才造成了命運的悲劇。

當初，伍子胥攜楚國公子建逃亡至鄭。公子建聯絡晉國謀反一事泄露被殺後，伍子胥又投吳逃奔至韶關，因苦於無船渡河而一夜白頭。正在又愁苦又害怕的時候，一船飄然而至。待安全過河，伍子胥卻放心不下，再三叮囑船公事勿外泄。船公一聲長嘆：「我敬公是國家忠臣良將，才冒死相救，公卻不信於我。」言畢，將船划至河心自沉以表心跡。因了伍子胥的多疑猜忌，竟枉害救命恩人。

到了吳國後，他輔佐闔閭修理法制任用賢能，獎勵農商充實倉廩，治理城郭加強守備，又舉薦深通兵法的齊人孫武為將，選練兵士，整軍經武，使吳成為東南一帶強國。

然而，伍子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報殺父之仇。他提出採取「疲楚誤楚」的戰略方針，經過數年努力，終使吳國在柏舉一戰中以少勝多，打敗強楚並攻入郢都。為解心頭之恨，伍子胥請求吳王准許自己掘楚平王之墓並鞭屍。「手持九節銅鞭，肉爛骨折」，猶不解恨，此後更是「左足踐其腹，右手抉其目」，並罵道「汝生時枉有目珠，聽信讒言，不辨忠良，殺吾父兄，豈不冤哉！」又割下平王的頭，把衣物棺木全部銷毀，連同屍骨棄於荒野。按理說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伍子胥找楚平王報殺父之仇也情有可原。可他仍不善罷甘休，又讓吳兵拆楚宗室廟，妻宮室女，寢大夫屋，燒殺搶掠，無惡不作。雖然孫武極力勸阻，但在伍子胥的蠱惑下，吳王根本不聽。其殘暴變態之舉，連昔日楚國的好朋友申包胥都看不過去，讓人告訴伍子胥：「你的報仇未免太過分！我聽人說，人多足以勝天，但天道也能破人謀計，你從前是平王臣子，現在卻污辱他，難道不是喪盡天良嗎？」伍子胥卻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替我跟申包胥說，我像快下山的太陽已無路可走，所以我違背天理不擇手段行事。」日暮途窮、倒行逆施這兩個成語就是從他這兒來的。

吳軍進入郢都後為非作歹，給楚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，令楚人大懼，也把楚人逼上絕境。舉國上下同仇敵愾，自發組織起來，魚死網破與吳軍拚死相搏，竟一夜而三敗吳人，將吳軍趕出國境，使得楚國成功復興。為泄一己私憤，伍子胥不顧民族和國家大義，不僅讓吳楚兩國生靈塗炭，無辜百姓遭殃，也讓吳國多年戰爭準備所取得的成果喪失殆盡。對此，後人有詩這樣評價道：「知否申胥本楚人，引吳攻楚有私因。可憐祖國好兒女，半作伍家償命身。」

闔閭死，夫差繼位，破越並稱霸中原之後，越王勾踐卧薪嘗膽，厲兵秣馬，隨時準備報亡國之恨。伍子胥由此預感吳國將為越國所滅，於是諫言夫差滅掉越國這個心腹之患。夫差出於戰略考慮，覺得越已經臣服，再趕盡殺絕顯得沒有道義，無法在諸侯國中服衆，所以沒有聽從伍子胥的個人意見。此時，伍子胥的私心再度抬頭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今後不受傷害，他不惜甘冒叛國的風險，竟乘吳王派他使齊下挑戰書之機，將兒子託付給齊國鮑氏，改姓王孫氏。身為吳國大臣，卻把自己子女託付給敵國照看。這無疑給了有心人以「裡通外國，心懷二心」的口實。再有道的君王也受不了臣子這種公然背叛。何況本來就有些昏庸的夫差呀。於是，夫差賜劍令其自殺。如果伍子胥死相認，也算是一大忠臣。如果抗旨不遵，反戈一擊，也算是一條漢子。但他選擇了服從。做順臣也就罷了，偏偏他還鴨子死了嘴硬——臨死前交代手下人，一定要把眼珠挖下來掛在吳國都城的東門，親眼看着有朝一日越國從這裡進來滅吳。別說是一代霸主的夫差，就是換了一般人聽了這尖酸刻薄的咒語，怎麼受得了。於是夫差派人將伍子胥的屍體裝進一個皮口袋扔進了江中。

縱觀伍子胥的一生，以悲劇始，至悲劇終，究其原因，除卻小人離間，君王無道等因素外，他公報私仇，殘忍無度，有遠見無卓識，有智商無情商，最終顧小利而失大義。這樣狹隘的心胸和見識，不能不說是導致伍子胥人生悲劇的致命缺陷。

姜少勇

他的兵權，讓他去做會稽太守。劉牢之預感到自己大禍臨頭，決定去廣陵（今揚州一帶）投奔他的女婿高雅之，在江北收兵對抗桓玄。一面讓兒子劉敬宣去京口接家眷過江，一面召集手下將官討。參軍劉襲說：「靠臨陣倒戈終究難成大事，劉將軍您往年反王恭，近日反司馬，現在又要反桓玄。一人而三反，何以立足？」話說完揚長而去，其餘將官也大多作鳥獸散。

劉牢之感受到了衆叛親離，無力回天

的悲涼，天下哪裡還有自己的立足之處呢？這時候，和兒子約定返回的時間到了，劉敬宣卻遲遲未歸。劉牢之想，一定是劉

襲截殺了他，向桓玄邀功請賞去了，於是

劉牢之感受到了衆叛親離，無力回天

的悲涼，天下哪裡還有自己的立足之處呢？這時候，和兒子約定返回